

# 卖席桥轶事

□张惠玉

每当我经过百丈路和彩虹北路交叉路口的時候，总要默默站立一会，因为这里有我曾经的家。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，那里的房子被拆除，现在变成了这繁华的十字路口。

透过车水马龙的路口，我仿佛回到了过去，邂逅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。在平常的日子里，在暖暖的阳光中，站在家门口那座朴实无华的卖席桥上，看遍四季风景。

卖席桥并不起眼，几块厚实的石板直伸对岸。两边儿几根水泥墩子串着两根钢管，算是护栏，实用，但没有沧桑感。桥面也不是很阔，勉强可容一辆小吉普车通行。就是这么一座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石桥，却是当时从宁波通往鄞县东乡一带的重要陆上通道。从百丈街到底过桥往左走就是鄞县政府中心，而往右拐则是通往舟孟和矮柳等农村了。

卖席桥是城乡接合部的标志地界，菜场、供销社、药房、煤球店、水果店等各类店铺在它的周围集结，也算是当时江东地区热闹的商贸中心之一，在方圆十几里都特有名气。我们居住在桥周边的人，虽然住址都和桥名无关，但对外都被称为“卖席桥人”。

每天最早醒来的是桥脚边的小菜场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家楼下狭长的彩虹路上，近郊的农民挑着自己种的地作货，早早地来抢个有利位置；渔民们则用一个个盆把各种河鱼河虾螺蛳等，在自己的地盘一字摊开，并利用开张前的空隙，用大铁钳割着螺蛳的屁股。那些晚来的人，只能在偏远的地方或角落里，将就着找个位置。而街对面沿河用竹子搭的一排大棚，则是集体性质性质的卖席桥菜场，它们卖的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的各类紧俏商品，还时不时地供应些时令鲜货。

待摊位基本摆放好，买菜的人也就陆陆续续地来了，狭小的街道渐渐变得熙熙攘攘，各种口音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熟人间互相的问候声、寒暄声，上班族自行车穿越马路时叮铃铃的催促声，以及发生摩擦或碰撞时的争吵声，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刻到来了。

就是在这充满市井气息的声音中，人们开始了新的

一天。

早上如果吃腻了家里的泡饭，想调调口味，那沿桥脚边摆开的点心摊和街边的点心店里，品种琳琅满目，花样繁多：猪油年糕猪油糰、粢饭糕粢饭团、双嵌麻团小笼包、大饼油条豆腐浆……还有那滚烫的羊肉粥，浇上少许酱油，撒上一把葱花，香气扑鼻，诱得行人引颈相望，垂涎欲滴。

相比于那些马路上摆摊的人们，菜场里的职工工作时间长且辛苦，环境潮湿，整天穿着套鞋系着厚厚的饭单，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往往要等早市结束后，到我们这些邻居家来加热早已冷掉了的饭菜。这时候他们常会悄悄地告诉我们，大约什么时候有鲜货到，让我们早点去排队。

听到消息的我们早已等不及了，拿上小篮子小凳子赶快去占个位子，又迫不及待地告诉左邻右舍，再加上路过的人，一支长长的队伍很快就排起来了。东排队西排队，是当时的一道风景线。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成了排队的主力军，基本上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从小到大，黄鱼带鱼鲳鱼、乌贼白蟹、鱼鲞乌贼蛋、海蜇头龙头烤等等，各种鲜的海鲜喂饱了我们的胃。

但皇帝的女儿也有愁嫁的时候，有几年黄鱼乌贼特别多，根本不用排队。菜场职工拉着车满大街摆着摊卖，实在卖不掉，晒成干保存起来。

一年四季里，小孩子们最喜欢夏天了。一船船的西瓜从卖席桥河里运上来，家家都会一筐筐地购买，饭后吃，乘凉时吃，肚子吃得圆滚滚的。还有那些农民自种的红籽脆瓜、花皮瓜、梨头瓜、金塘李子、水蜜桃等等，一个夏季下来，真是吃过了瘾。

夏季里还有一个乐趣，就是下河游泳。吃过午饭没多久，那些男孩子们早已三五成群相约着钻入河中，打水仗，打水漂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有船过来时，他们就会攀着船帮，让船带着他们游向远处。船老大怕出危险，佯装要用篙子来赶，孩子们就会一哄而散，过一会又故技重演，与船老大斗智斗勇。那些孩子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时间，直等着大人们扯着嗓子来喊：“小鬼头，你



1969年作者与家人在卖席桥上拍照，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

再不爬上来，我拿晾竿来捅了！”才三三两两从河里爬上来，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，皮肤都泡得皱皱的了。

晚饭后，卖席桥上都是乘凉的人，他们或倚着栏杆，或坐在栏杆上，天南海北地聊着天。还有一些小后生们，看见年轻姑娘过桥来，起哄着喊着她们的名字。有些害羞的姑娘，会加快脚步飞快地离去。碰到厉害的姑娘或有两三个结伴的，她们也会停下脚步“骂”回去，又会引起一阵哄笑。毕竟都是熟悉的人，互相间开开心心，也是善意的。

站在我家楼上的窗前，可以看到卖席桥及周边的景象。我爱看桥上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；爱看两岸河埠头上浣洗的主妇们，边洗边家长里短地聊着天；爱看对岸人家在杨柳树下边乘凉边拉二胡的悠闲；爱看那河里的船上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，穿过桥洞飘向远处。

我记不清多少次走过桥去，或跟着母亲去桥脚下的供销社买布和日用品；或去桥对面的豆浆店打一壶又纯又浓的豆腐浆；或抬着浸泡好的米去舟孟附近的村庄里做年糕糰，或去河对岸的小伙伴们家里玩，或一起扒在桥头看河上的风景。

从卖席桥往北方向，沿彩虹北路走到底，就是闻名遐迩

的张斌桥了。张斌桥因为有悠久的历史、美丽的传说以及独特的造型，而被保存下来，几经周折落户在天官庄园的西江村。

据传说，卖席桥当时也与张斌桥齐名，叫“永和桥”。之所以后来改为“卖席桥”，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有关。相传吕洞宾云游四方，一日来到一座石桥附近，看到沿路有很多烧火用的草，细长圆滑，便用手一点，让细草自动聚集起来，编织成了一条席子，这席子坐着十分凉爽。他带着席子走过石桥，看到一家药店里有白衣少女（据说名字叫作白牡丹），便同她开玩笑，撮了一些药，拿起一块黄土，点土成金，付给了白牡丹。白牡丹一看是假的，也不甘示弱，用手一点，将黄金变成了癞蛤蟆，向吕洞宾丢去，笑着说：“依拿勿出铜钿，就把这张席子留下吧。”从此，人们就把这座桥称为“卖席桥”了。

很早以前，宁波河道密布，河上桥连着桥。听老一辈人讲，那时百丈街房子后面就有一条河，河上有好几座桥。从灵桥东往下数，依次为葛家桥、米行桥、卖米桥和卖席桥。这些桥在城市扩建的浪潮中，已经消失了。对我来说，唯有那座伴我从小长大的卖席桥，使我魂牵梦绕，久久怀念。